

新華社評論集

(1945——1950)

(內部發行)

新華通訊社編印

1960年7月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讲·····	1
新华社記者評王世杰对外国記者的談話·····	7
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	9
新华社記者評国民党内外政策动向·····	13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七七”演說·····	17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說·····	20
新华社記者評赫尔利政策的危險·····	23
新华社記者再評赫尔利政策·····	25
新华社記者論内战危險空前严重·····	28
新华社記者評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的評論 及蔣介石的“命令”·····	32
新华社記者揭露蔣伪合流阴谋·····	35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发言人談話·····	37
新华社記者評美軍将在天津登陸事·····	40
新华社記者揭露閻錫山滔天罪行·····	42
美軍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真相·····	46
新华社記者評魏特梅耶的談話·····	49
新华社記者評国民党当局蓄意延宕政治协商公談·····	52
新华社駁斥中央社无耻造謠·····	54
評重庆反苏反共事件·····	58

新华社記者評吳國楨关于学生游行的撒謊談話	60
新华社記者評中央日報暴露国民党推翻政协決議陰謀	63
評国民党二中全会“对于政协报告的決議”	66
評国民党二中全会“政治报告的決議”	68
新华社記者駁国民党軍委会发言人詭辯进攻中原热河責任	70
新华社記者駁斥吳國楨談話	74
新华社記者駁斥中央社造謠	
——斥中央社关于搜捕北平新华社、解放报事件的歪曲报道	76
新华社記者評东北內战形势	78
新华社記者駁斥何应欽“伪軍全部解散”謊言	80
新华社記者駁斥何应欽制造內战借口	84
新华社記者評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談話	88
新华社記者駁斥蔣記国防部发言人荒謬談話	91
新华社記者評彭学沛对外籍記者的談話	95
新华社記者評陈立夫的荒謬談話	
——斥陈立夫所謂解決国是施用手术論的反动叫囂	97
新华社記者評紐約时报为美帝援蔣內战政策的詭辯	99
新华社記者評彭学沛談話招认內战計劃已遭严重困难	101
新华社記者評中央社图借安平事件	
使美軍直接卷入中国內战	103
新华社記者評陈誠坚持內战的談話	105
新华社記者評軍調部关于中原停战的联合公报	106
新华社記者評彭学沛掩飾經濟危机的夢話	107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告全国同胞书”	109
新华社記者評論蔣介石軍事上的五大弱点	111
新华社記者評三五九旅胜利突围	114
新华社記者評东明、考城地区之捷	115
新华社記者論目前中国內战形势	117

新华社記者揭露蔣方对进攻張垣的矛盾宣傳	119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双十演說	120
新华社記者評司徒雷登双十談話	122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在台湾的演說	123
新华社記者評顧維鈞关于蔣美商約的演說	124
新华社記者評蔣記国大	125
新华社記者評蔣美航空协定	127
新华社記者評司徒雷登在天津的談話	129
新华社記者駁斥蔣記国防部图掩飾进犯关中	131
新华社記者評“軍調部一年工作总结”	133
新华社記者評蔣、彭媚美談話	136
新华社記者評蔣記国防部发言人談話	138
新华社記者評美助蔣机轰炸延安	140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的“爱国护权运动”	141
新华社記者評东北軍事形势	143
蔣介石的慌張	145
美械威風从此完結	147
孤独的喝采	148
蔣介石的經濟危机深刻化	149
新华社記者評蟠龙大捷	152
志大才疏明險虛偽的胡宗南	155
失寵的小老婆	159
祝蒙阴大捷	161
新华社記者評三个月来战績	163
蔣介石的末路	165
哀号无济于事	169
孙科原形毕露	172
蔣政府又一旁极无聊的嘗試	175

家臣失态	177
評蔣政府反革命“总动员”	179
新华社記者評时局	182
新华社記者評魏德迈来华	183
評“联总”停止对解放区救济	184
新华社記者評陕北之捷	186
总结魏德迈在华活动	187
鍛炼我們的立場与作風	
——学习晋綏日报檢查工作	191
新华社記者評魏蔣双方串演双簧	194
新华社記者評对日和約問題	196
美帝国主义是这样扶持日本的！	198
屠夫、奴才与白痴	203
蔣介石解散民盟	205
新华社記者評中原大捷	208
日本秘密备忘录由何而来	210
蔣区今年第一个經濟風暴	212
新华社記者評荷印侨胞被难	214
新华社記者評美帝与日本財閥勾結	216
新华社記者評蔣匪即将“改革币制”	218
向美国人民致敬	220
新华社記者評美帝援蔣新方案	222
新华社記者評蔣匪“改革币制”	225
新华社拆穿和謠真相	228
“金元券”失灵	229
注意卖国贼的新阴谋	230
迅速驅逐敌币	232
新华社記者評东北解放	234

蒋介石政府正在复沒	236
美国正在考虑要不要蒋介石	238
反对美国釋放日本侵华罪犯	240
新华社記者評战犯求和	242
日本的选举与中国	245
蒋介石“引退”真象	247
南京反动政府一面准备卷土重来，一面阴谋以 假和平对抗真和平	248
新华社揭露中央社删窜中共发言人声明的无耻行为	251
北平問題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253
已經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空喊“全面和平”？	256
南京的“和平空气”为不和平的事实粉碎	260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263
蒋介石仍在幕后发号施令	266
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論	268
斥北大西洋公約	271
警告杀人犯	275
注意国民党反动派布置新战争的阴谋	277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279
蒋介石死党准备卷土重来的一个铁証	281
評苏美英法四国協議	283
把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插遍全中国	286
迅速准备对日和約	288
評張治中声明	291
祝世界工联二届代表大会的胜利	293
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和远东人民的新阴谋	295
紫石英号的罪行必須得到懲办	297
湖南起义的意义	299

悼印尼人民領袖	301
反对美国对日本“不宣而和”的阴谋	302
悼楊杰	304
提高警惕,謹防搗乱!	305
庆祝解放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	307
人民解放军到达迪化	308
美国国务院的狡辯誣賴和威胁	310

新华社記者評蔣介石

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

(1945年3月3日)

新华社記者称：蔣氏这个演讲鮮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場和企图。这一集团，坚持寡头独裁及其法西斯主义、失敗主义的政治軍事政策、反对联合政府，反对民主与人民，阴谋吞并八路军新四軍与取消中国解放区。这一反动集团是助长敌人的侵略，造成目前国民党区域軍事、政治、經濟严重危机的負責者。蔣氏此次演說，不过是又一次充当这个极端反动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統觀全篇演說，其要旨不外：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談判經過，污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謂“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独裁。

关于第一点，蔣氏声称：“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給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場是：准备容納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政府不能違反建国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負責任的与理論事实两不容許的局面。”这是蔣氏坚持寡头专政，拒絕联合政府的鮮明表示。也好，与其如国民党政府的談判代表王世杰氏那样的含糊吞吐，还不如蔣氏这样一掌推开，使人感觉其立場的清楚明确。蔣氏用以拒絕联合政府的“論据”，除了所謂建国大綱之外，

尚有：“如將政權與責任移交各黨各派，則中央政府必日日在風雨飄搖之中，其結果必使抗戰失敗，將使國家引起可怕變亂”，“因為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我們便無一個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詢民意之負責團體”，“國民政府之基礎，是革命先烈與抗戰軍民無數量生命鮮血的犧牲所構成的……有不容放棄的責任……決不能以國事為兒戲”等項。所有這一切，明眼人一看，都會知道不過是專制主義者的一篇低級遁辭，本來不值一駁。但是蔣氏既然那麼像煞有介事的津津樂道，我們也就不能默爾而息了。

我們首先要問：所謂不能違反建國大綱一說，是那一條法律定下來的？建國大綱只不過是孫中山先生早年的一種對建國程序的設想，並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孫中山晚年自己就已修改了這種程序。民國十三年孫先生北上時，主張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孫先生臨終時，又在其遺囑上諄諄囑咐：“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必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他的不肯子孫，背叛遺囑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及其首領蔣介石，却在孫先生死後二十年的今天，還是背着孫先生自己修改了的那篇所謂建國大綱，當作維持自己獨夫統治的護身符，豈不令人笑脫牙齒？按照孫先生遺囑，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戰勝日本侵略者，然後由聯合政府主持，在全部國土上實行無拘無束的自由選舉，召開國民大會，豈不正適合今天的需要？所謂組織聯合政府將招致抗戰失敗國家紊亂一說，請問何以見得？十八年來中國並無聯合政府，只有蔣介石的獨夫統治，難道抗戰還未失敗，國家還未紊亂么？遠的姑且不說，即如去年河南戰役以來的事實：幾個月內，就使敵寇打通了大陸交通綫，百萬軍隊望風而逃，豫、鄂、湘、桂、贛、粵諸省，一萬萬同胞淪陷敵手，難道不算是抗戰失敗，反而算是抗戰勝利么？特務橫行，貪污猖獗，工商破產，民怨沸騰的國民黨統治區域，難道不算是國家紊亂，反而算是國家上了軌道么？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及很多無黨無

派人士之所以提出立即廢止一黨專政，組織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臨時的聯合的中央政府，難道不正是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為了要挽救由於蔣介石獨夫統治所造成的這種抗戰失敗和國家紊亂的可怕現象么？中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獨夫統治，一刻也不願意它繼續下去了。中國人民寬大為懷，如果成立了聯合政府，可能還讓蔣介石在這個政府中占上一席，让其痛改前非，將功贖罪以觀後效。但是十八年來，尤其是抗戰八年來把中國引導到如此水深火熱的危境的這個獨夫統治，必須立即結束，中國人民是具有了這種堅決意志的。所謂“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中國便無一個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詢民意的負責團體”，這項論據，也屬荒唐可笑。為什麼十八年來只有獨夫統治，沒有人民代表機關？這是誰的責任？我們的獨夫將一切人民的自由權利剝奪干淨，于今連黨派會議也不願召開，但是他卻願意在今年11月召開他那個拖延了八年不願召開的豬仔國民大會。豈不是因為只要不是豬仔，便是最容易開的黨派會議也決不願意“征詢”一下，惟有豬仔才願“征詢”么？我的政權是流血得來的云云，這不是論據，只是一套流氓腔調。視國家為私財，以國事為兒戲，正是獨夫的观点。綜觀蔣氏拒絕聯合政府的各項“論據”，純是一片遁辭。其真正理由，乃是反映蔣氏國民黨內的最反動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利益，堅持其一人一派的私利。只有這一點是真的，其他都不過說說騙人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一主張，提出來還不過短短幾個月，現在已震動國內外，成了廣大人民的主張，使得蔣介石不能不拋頭露面，表示正面拒絕的態度。

關於國共談判毫無結果的原因，新華社記者稱：蔣氏委責於中共的企圖是失敗了。蔣氏力說他的“寬大”和“盡量替共產黨着想”。但是他到底是怎樣個“寬大”和怎樣個替“共產黨着想”呢？蔣氏說：“政府在行政院內設置戰時政務會議，為行政院決定

政策之机构，将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但是所謂行政院战时政务會議，如周恩来同志所說，“是沒有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后决定权的”伴食机关，是粉飾独夫統治的花瓶，共产党及其他政党若果参加了这种机关，无异于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来欺騙人民，阻碍抗战胜利。蔣氏既說：“容納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参加”，但是他同时又說：“在宪政实施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里蔣氏在自己打嘴。照这样說，在蔣氏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是沒有合法地位的，你要各党各派以不合法的地位去参加所謂战时政务會議，还說“实在沒有不可接受的道路”，試問这样的话，除了蔣氏这样厚顏无耻的人，还有什么人說得出来的么？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一致拒絕了蔣氏这个无聊提議，难道有什么絲毫不对么？

蔣氏說：“政府并准备組織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編共产党軍隊为国軍的一切事宜，三委員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产党，一位是代表美軍軍官”。蔣氏又說：“可将共产党軍隊在最高統帥节制之下，指派一个美国将官直接統率。”在这里蔣介石神經錯乱，讲瘋話了。如果不是瘋話，那就應該說：組織一个人民的委员会，管理与整編蔣介石所統率的那些压迫人民与經常打敗仗的軍隊。蔣介石指揮无能，应予撤职查办，由人民組織的委员会指派一个在抗战中立了功勋的中国将官去代替他。此外，給予八路军新四軍以崇高的褒獎，因为八路军新四軍，奋战敌后，抗击了多数的敌伪，收复了广大的国土，解放了众多的人民。只有这样，才算公道。我們不願請出外国人来压迫异己，仅仅提出中华民族賞功罰罪的民族紀律，中国人民会一致贊成的。

蔣介石說：在国共商談中，“我們所得到的經驗，都是一个要求方才容納，立刻就來一个另外新的要求”，蔣氏的瘋話是这样无穷无尽的。不是嗎？从1943年林彪同志赴渝，1944年林祖涵同志赴渝，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偕同赫爾利將軍赴渝，今年1月周恩来同

志再度赴渝，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一切建議，蔣氏曾經“容納”了那一件呢？即如最輕而易舉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取消鎮壓人民的反动法令，撤消封鎖，承認解放區等等，你在何時“容納”了呢？

关于蔣氏所謂“还政于民”及“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一节，新华社記者称之为在政治上走死路。独夫蔣介石及国民党内最反动的专制主义者們，現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他們不順从民意，廢止独夫統治，成立联合政府求出路，却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軀壳，这就是所謂“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实质。

我們的独夫現已穷极无聊，在政治上钻牛角，竟然钻到袁世凱的洪宪国会和曹錕的猪仔議會那里去了。好罢，我們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向蔣氏劝告，叫他不要如此自寻死路也算仁至义尽了，你一定要钻进牛角尖里去，就让你钻去罢。只是一件，要提醒你：在你钻进去出不来时，不要妄想什么人再給你解救，因为这是任何人都解救不了的。袁世凱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場“新华春梦”，給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輕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見閻王”的枉死鬼。現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吧。

新华社記者結語称：綜觀蔣氏演說，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場与企图。此种立場与企图，与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所自由表达的意見，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目前的国共談判，早已不是商談两党之間个别悬案的問題，而是解决着国家民族生命所系的迫切的政治問題。共产党在談判中所提出的要求，不仅是中国解放区九千万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国淪陷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共同要求，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海外侨胞的通电及其他无数文件，足資佐証。就是在国民党内，亦有数量众多的爱国之士对共产党的主張，深抱同感。現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深閉固拒，談判不得結果

，这是全国人民的不幸，也是国民党的不幸。蔣氏声称：“政府仍將繼續寻求合理的办法”，似乎尚有轉圜余地。果然如此，中共是不会拒絕的。但是所謂“合理办法”，实在无需再去寻求，这就是立即廢止这个威信扫地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威信的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来領導抗战，爭取胜利，并准备在战后召集真正由无拘束的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組織民主的正式政府。我們希望蔣介石不要再要什么花枪，要就照着这个主張去做，要就走你自己的路。我們的立場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語，欺騙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別人一根毫毛，那是沒有希望的。

新华社記者評

王世杰对外国記者的談話

(1945年3月8日)

国民党宣傳部長王世杰氏7日答外国記者称：“現在政府决將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問題，提付国民参政会審議。”新华社記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說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現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謂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蔣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嗎？把所謂国民大会的召集問題交給这样一个机关去“審議”，“審議”的結果說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嗎？国民参政会的大多数參政員，都是我們的独夫及我們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党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審議”？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組織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問題的权力也沒有，現在叫它“審議”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說“应”也沒有用，它說“否”也沒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紀，參政員們不是有被居覺生先生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險嗎？最使人們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記憶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領袖”蔣介石不是在3月1日說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們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詢民意之負責团体”嗎？六天之后，你就忘記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負責团体”，而且敢于“審議”起国民大会的召集問題了。据說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那

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剛在3月1日說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們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詢民意之負責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請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記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領袖”了。王氏說：“無論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設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領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說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沒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領袖”的圣旨，它們沒有合法地位。圣旨說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給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3月1日，我們的博士难道忘記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領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記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須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們的一切胡言乱語，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淨，整頓家务，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頓之法，就是追問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禍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廢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5月29日)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5日在重庆开幕，21日閉幕。这次大会虽然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廢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內战危机的时候，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但是它对于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人士，所給予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絕联合政府（这是在全国实现团结统一，保障国内和平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最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决定仍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謂国民大会；决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絕對禁止違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軍事、財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設施与行动”；对于国共談判，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决”，也就是說，准备随时以所謂“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問題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問題上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目前的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經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內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軍隊中原設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內取消；在各級学校以內，不設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屬于政府，担任訓練青年之

任务：在六個月內，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參議會，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結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訓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于本届代表大会休会后，陸續移归政府办理。”这就是說：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給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給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們制造的各省县市參議會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并且所謂撤消军队的党部实质上是什呢？实际上是加强国民党法西斯組織控制军队，这等于在1938年蔣介石宣布廢除小組織，但是实际上是加强了CC团、复兴社等法西斯小組織。国民党的这次大会吸收了几乎所有高級軍官为中央委員，便是一个明証。国民党統治集团現在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各种反民主的活动“国家化”，所以蔣介石的开幕詞也說，“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責任不但不因之減輕，而无宁更为加重”。总之，国民党統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給右手，而这就叫做“民主”，并且不許不叫做“民主”，反对的就是“破坏統一”，就是“妨碍抗战危害国家”，就不合于“政治結社法”。国民党的大会此外还通过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決議，在这些文件里，国民党当局对于人民的迫切而易行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救济民营工业等等不作明白的規定，却高談其所謂都市土地的公有，集体农場，消灭剝削，党与国家的超階級，甚至决定要“抑制遺傳缺憾分子之生育”、“調剂两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实际上为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壟断兼并开辟更多的門路，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結果。因此，国民党大会的許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广泛的厌倦与怀疑。合众社24日的重庆電訊說：“此間独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国報紙一般的論題是提醒过去漂亮的決議案和諾言太多，而兌現的太少了。”它轉述国民公报的社論称：“过去二十年来国民党威信日降，可以归之于这样的事